

河北府縣志輯

卷之二十一

光緒涿水縣志

光緒定興縣志

中國地方志集成

河北府縣志輯 ③②

光緒涇水縣志

光緒定興縣志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 江蘇古籍出版社

涇水縣志卷首

宸章

高宗純皇帝辛巳仲春命直隸總督方觀
承疏濬安國河 賜名安河詩以紀
事

州北白楊嶺是為濡水源又名安國

河道縣志所傳舊曾引其流直與北
易連旁可資灌溉潤濟萬頃田歲久
溝堰廢入沙淤以乾惜哉自然利乃
致虛棄捐大吏重農務備悉勝章言
凡事在人為是宜急勉旃堰以遏泛
溢濬以疏行川帑項非所靳艱食謹

民天行看畎澮通萬姓歌豐年

癸未暮春過安河疊辛巳舊作韻

辛巳過濡水初命濬濡源安東及高

陽仿佛名同傳聖女出易州實與易

水連歲久浸入沙無足資灌田天然

利民澤可使虛濬乾發帑俾疏剔其

功非唐捐安河易新名聽予有後言

雖云善其初久要宜敬旃閘壩時修

治俾毋濫軼川輪日以輸溉人和可

格天經過示梗概所重惟顧年

仁宗睿皇帝丁卯李春易州詠古

由旬路近古燕地臺築黃金道跡涇

買骨設辭雖自荐求賢治國念誠諄

又

入秦慷慨雪深恥勇逼祖龍繞柱驚
烈士英風播山澤捨身報德豈輕生

宣宗成皇帝辛巳三月易州途中感賦
傷莫傷兮思怙恃春光處處愴予心

生憎柳絮牽新恨那復桃枝入短吟
宿霧一林遮野景閒雲幾片映遙岑
長途昔日經行熟不似今朝隱慟深
曉行馬上得句

咿喔村雞曙色分寒飈逼面孟冬辰
霏霏薄霧平原上淺淺清波古渡濱

入望疏林籠曉月鳴鞭廣陌馳輕塵

含悽自歎時光易弗敢違逾舊典循

壬午十月恭詣 昌陵明樓前釋服

致祭禮成泣述

滿腹沈哀滿眼愁嗚呼 皇考淚交

流禮逢釋服悲無極澤洽終身痛莫

酬對泣惟餘四兄弟驚時已閱兩春
秋仰瞻珠阜空三真币宇深仁億祺

留

丙戌仲春詠麥色

雨雪連番足欣看麥隴青新滋含畎

畝嫩碧滿畦町望歲情宜詠占豐象

可形惠民先繫念申諭免租丁

戊子季秋易州

禮歲旋征騎長途暗感傷雲山回望

處只有樹蒼蒼

麥隴青無際華畦綠更佳年光看若

此觸目慰予懷

重修涿州志書序

上海市歷史文
獻圖書館藏

治小邑難志少邑尤難治少邑
則不治而治不治而治雖非龍
黃台社之牙皆足以成其治志
少邑則志而不志志而不志雖以
班馬陳范之才亦不足以成其

序

志雖於今之志古之治也後之
志又即今之治也不有治何有志
不有志何有治哉己丑秋予來
宰是邑下車即詢志方君
鵬舉紳前令陳公嘗續修于
公刪飾之今據以未遽之而未

果也越之年復來涑島上舍麗
堂方刺史實善以新志請修政
即鵬年所神續志也以此而讀之歎
曰猶是是也猶是志也前則方
公一人期之而有餘後則陳于兩
公迭為之而不足故所以於雍乾

序

之間上下以安民物深望一官一
是皆出自

朝廷所特用而又寬之以歲月厚之
以財賦從容暇豫而責其成功
故吏治蒸蒸事無不舉曾未時
郡邑守令各以其餘閒禮名宿

博采訪考訂文獻歌咏太平此
舊志所由成也今則不然官無久
任庫無宿儲壇廟城郭橋道
津步之屬苟為吏議所不繩
報最所不及則已秦越置之而
不問況百千年之文物成不見德

序

而廢不見認也故舊志國考精
核固非續志所及然僅有山前一
國而山後闕然續志始補之豈
前人之疏略哉休養生息之既
久昔之曠土今皆村聚雖曰鳩
民力而盡地利而土滿人滿

夏正未有己也嗟乎民日見其多
吏日見其微觀於志而吏治之
升降可見矣

光緒六年壬辰冬十月知縣事
瀘州高枋序并書



序

四

續脩涑水縣志序

余蒞涑之明年適涑續脩志稿
成邑人授而閱之是志經陸公
展箴王公治方公立經並今陳
公杰創始鍾成績纂前後凡四
人蓋於是已畧備矣夫辨疆域

序

徵沿革知要害察風土志之良
也沿古而畧今傳疑而失實飾
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
神志之弊也大抵始作之難在
攷古續志之難在證今攷古者
辨九州之星野審三代之損益

並數千百年之人物盛衰古蹟
存沒非博物之君子弗能至已
成之後踵而續之惟在於搜之
以勤取之以慎其月異而歲不
同者戶口積儲職官學校上之
覘吏化之美惡人物藝文下之

序

驗風俗之純漓諸事之興廢時
時有增損外此則幅員官制糧
賦驛傳城署名勝間有改易不
多見焉陳文恭公有言志者記
其事也不在文詞之高古惟取
情事之切要記荒遠之古事不

妨從畧記近今之時事不可不
詳蓋為續志發也陳公之踵脩
是書也首崇

宸翰亟增山後輿圖尊

聖化先人民皆補前志所未及得是
書之要領而於人物一門特重

序

間節搜揚不遺餘力於人心風
俗尤拳拳焉獨是教養者司土
者之責也涑本瘠區歲賦不過
數千舊有常平社倉萬餘石今
皆廢置山前後間有餘地民力
肆及之借紆一易再易之困余

始至有請升科者余以增賦有限疲民者勞取之於公不若藏之於民之為愈也悉聽罷之義倉存穀千石無以備凶荒歷任勸辦王公兆騏復提撥契尾盈餘率是為常至今增二千石有

奇葺倉貯之署左右以圖積久余尚媿未贍也學校為風俗之本人才出焉涑為近輔

國朝三百年登進士者才一人道咸以後鄉舉亦廖廖夫政教累年必世非一日可成然以涵濡

聖澤如此其近且久而不能宣德抒情以興起之余為長吏能無赧顏乎讀是志也余方歎然懍然之不遑計惟是勉勉於慎獄訟戒煩苛禁鄙俗風勸懲以冀補於教養之萬一而為之士民者

其亦敦篤乎詩書沐浴乎膏澤易前此之朴陋以大啟其文明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抑歷觀前史自漢晉下迄五代涑為戰守攻取之區號稱巖邑今則紫荊弛鎖鑰之嚴涑濡收灌溉之

利今昔殊勢苦樂異宜乃以彈丸叢爾之境營汎凡三視他邑猶倍之

國家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用意深遠固非僅侈三輔之宿衛壯蹕路之觀瞻是亦不可以不知

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中秋月知涑水縣事吉林于衡霖書

序

攷之職方并州其浸涑易涑出廣昌易出故安故安即今易州涑廣屬焉是涑之流與易水并而蒺源尤遠在燕山磅礴之間涖斯境者慨然想見古之豪傑

序

賢如郭隗忠如祖逖尚已其他如李德成之孝張鵬鄭紳兩尚書之剛正類皆激昂磊砢得山川之雄涑志具在可取而讀也獨念涑之風氣至今亦稍稍衰矣其間功德村行志義鮮聞於

時士之中甲科膺顯仕者文則
二百餘年武亦數十年不一遇
焉豈其淳峙所鍾大變於疇昔
與抑亦為民牧者培養之無方
揆採之不力與余承乏易水二
年於茲訪俗涑山是用自愧近

序

二

者山陰陳君炳齋續脩涑水志
綴殘編討軼事文物必輯焉名
節必旌焉橐旣脫問序於余余
聞之郭生市駿樂剗諸賢來而
燕霸於北祖生著鞭陶劉諸賢
起而晉興於東得一良有司宣

諭

朝廷德意奉公潔己為吾民先而一
邑治得士君子之賢者忠者孝
者剛正者出巖穴間足以厚風
俗正人心而一邑尤易治今日
邑乘之脩意將使官於涑者察

序

三

政治安禮俗思留遺愛於民間
亦使涑之人士觀夫前之卓卓
可傳如彼後之寂寂無稱如此
而有以蹈厲奮發不隨流俗為
浮沈斯人心以正風俗以厚吾
民之強教悅安可跂足待焉涑

雖最尔哉其足為

畿輔之風化助即足為吾屬倡者

恃此志也於是乎樂為之書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仲秋月知

易州事建業汪家勳書

序

四

續脩涑水縣志序

涑志自方公立經重脩後綱
舉目張燦然大備洵有裨於
政教風俗而為宰是土者攷
鑒得失資也然自乾隆壬午
迄今又閱百十餘年矣其中

序

山川之變徙村社之增改法
度之沿革民物之盛衰固有
月異而歲不同者不再及時
加輯一任闕略散佚使涑有
志而仍與無志等谷將誰歸
此續脩之所以不容已也丙

子夏予奉檄接涑篆公餘暇
日輒為之徵考文獻參酌古
今自疆域訖於藝文宜增者
增宜減者減志前志所已志
並志前志所未志又復遴公
正紳耆膺採訪職補予聞見

序

所不逮勤其事者至廢寢饋
而為之如方君鵬年高君麗
庭麗堂輩與有力焉而予所
尤惓惓者莫如人物志中間
節一門何則婦女而出自荐
紳家柏操松筠猶可循例上

達至若窮檐陋巷苦節自貞
其中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
倘置之不論不議而令一生
堅白與草木同腐不得仰邀
隻字之褒何以挽澆風發潛
德乎他如涑邑事蹟舊志獨

序

詳山前山後較略夫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豈無
芳草雖人煙稠密山前為最
而輿圖之廣漠山後實不亞
於山前況其間名區勝境與
夫砥行之士勵節之女亦非

無卓卓可傳者人傑本於地
靈良非虛語今特另為之圖
附列涑邑山前總圖後俾讀
志者於生平足跡所未歷處
了然如在目前豈不快甚抑
予閱舊志尚有不無遺恨者

序

四

卷首即載圖表而煌煌

天語獨未之及是亦操筆者之疏
也譾陋如予縱未能徧讀

宸章永識心目第幸逢

明備之代凡

聖天子巡幸遺訓方將與彝鼎同

珍典謨並壽此而弗志何怪
殘碑斷碣埋沒於荒烟蔓草
間乎是用恭錄一二弁諸簡
端為萬世天下模範此外古
今人著作擇其文之雅馴者
仍歸藝文志概勿敢略焉是

序

五

役也計前後蒐採及六七年
三閱月而藁始竣非必一無
遺漏也亦聊使博雅之君子
得所依據云爾是為序

光緒五年歲次己卯季秋月
知涑水縣事古越陳杰書

舊序

楚北方立經

涑志修於癸亥之冬距今十有九年耳棗梨無恙卷帙依然人苟以具文視之高閣束之揖拜上官循例而手呈之則涑非無志矣夫涑無志而志存涑有志而志反亡何也奧衍阨塞之形從乎古樸侈淳澆之俗從乎今從乎古者史傳得而稽之從乎今者簿書得而核之雖無志焉猶有政也我

朝志涑志者自饒平陸公展歲始芟蕪撫實亦陸公爲難勢已不能逆取後人之論著而出之一手也眉山王公治踵而修之殆非無意於涑者而就志言志邑

涑水縣志

卷首

序

名實始開皇何以入之戰國疆域直連保蔚何以僅及黃莊制撫之位尊于趙二公何以下儕名宦從祀之禮祇橫渠一氏何以上闕追崇風景無當於山川何以增其品目詩歌祇涉於贈答何以採之藝文種種舛訛難更僕數斯亦吏茲土者之責也又况涑以涑易之交密邇

泰陵

翠華之所經

行宮在焉昔爲僻邑近號衝途聲明文物當必有以發其光而養局以惠榮癯義儲以備災祲則又我

宮保制府桐城方公愛民之良法效之於今而垂之於

後者績纂尤宜急也余承乏涑陽六載於茲民安余拙余樂民醕乃得起簿領之中商及文獻夫吹求之見於理爲乖挂漏之嫌誠所不免然七十年以前之苦心還之於陸十九年以前之遺義証之於王則兢兢乎有微意焉書成割廉入而重付之梓因敘其端末如此嗟乎天下作之而未必能傳傳之而未必能信也豈獨一志而因循之害今古同之陸王可作當不謬於余言

涑水縣志

卷首

序

二

舊序

郡伯黃可潤 闕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十一年升易爲直隸州以涑與廣隸焉

涑水出廣昌之涑山經易西北浮圖峪紫荊關折而東南穿平原繞村落而邑在其陽因以涑水名邑則夫疆域沿革星野災祥田賦學校於史法宜備具而其中有應亟講者得涑之利西北草繇木喬東南稻豐穀茂因物土而牧之其廣谷大川陽伏雹多氣冷寒早水大則溢下地易潦橋梁道路多以不治得涑之秀公卿士大夫忠孝節義歷代多有而山居質勁頑悍間作則修政範俗皆令於涑者之所有事而於涑水縣志

涑水縣志

卷首

序

王

志是載楚北方君立經之令於涑也於涑之所有事心焉志之不徒志之而又見之事曩者山後霜早害稼山前頻年傷雹皆設法振撙捐米數百斛窮冬煮粥全活者不可勝計長橋疊道城垣頽毀皆力完之而稽額紀數更條晰於田賦之所未備涑之陽書院在焉舊具故事耳方君萃邑子弟之有志者親爲講課又俾得師資因利去害型方植材雖古循良所志曷以加焉

宮保制府桐城方公嘉乃治績 薦調永平之盧龍

天子俞所請方君謁余曰因地爲政因政成志經愧無以

溥涑之利而發涑之秀也顧涑舊有志其中缺而未

全誤而未訂續而未入者經不敢以弁陋辭爰竭三月之力蒐羅考核得若干卷付之剞劂嗚呼是可謂心乎涑矣余嘗考山川之形勢易與涑廣與宣大爲界扼險設屯雖腹也而實邊於 神京爲右輔於省會爲肩背風土人情文爲制度在在關要如周京之首重二南焉夫二南以汝墳江漢驗王化亦立國本於山川之意邑以涑名而涑之源發於廣流暢於易則觀志涑而涑之治可想而全易之治尤可想也

國家升州統邑涑割自直之保定廣割自晉之大同以

涑水縣志

卷首

序

四

同源而合屬其意遠矣余之心寫涑志者獨爲涑也哉

舊序

郭伯楊 芊

令於邑者邑人親之曰父母尊之曰師夫其尊之親之者非徒奉以名將以責其實也邑有風氣而莫爲之開有名節而莫爲之勵有地靈人傑而莫爲之稽考表章無爲貴師矣覈民之數而登耗茫如莫民之居而廬井茫如謀民之生錫民之福而土宜瘠沃春秋祈報茫如無爲貴父母矣且夫名之所及有遠近廣狹之不同而所以操心者則無弗同也名及邑而止而其爲父母與師之心非徒及邑而止邑以外推而廣之卽是也然其皇皇切切以求及於邑者固如將不及故夫令於邑卽未有不以全力注之者也今夫注之以全力而提綱舉要以徵其爲父母與師之事以殫其爲父母與師之心則莫如志涑邑之有志不自今始也舊志旣不足徵矣至康熙丁巳前令陸修之手自成書厥心良苦其有顧名之思者歟距今七十年蜀王君來令是邑諸所設施各有次第雅與邑人尊親之意相副爰就陸志增修潤色有加允稱典核以覈民數莫民居謀民生錫民福凡其爲民託命者無不舉也以開風氣勵名節考地靈表人傑凡其爲民興化者無不舉也吾因以知其心之所存事

涑水縣志

卷首

序

五

秦陵

之所發全力之所注必將惟日不足懼無當於師無當於父母而涑乃庶幾真有父母真有師矣斯名之所屬卽實之所歸歟况茲邑也昔猶彈丸今則神皋雲溪水峪之右賢王園寢在焉而又西邇易水仰止

斐輿展謁往來必經是皆山川發其光圖籍標其盛而從前秉筆恨不及遭者也然則涑以得是令爲幸而令於涑獨非其幸歟余竊有同舟之誼得藉手以觀其成又余之幸也因以片言冠其首簡

涑水縣志

卷首

序

六